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多士第十六

無逸第十七

多士第十六

周既成洛陽遷都殷頑民殷大心不則

之周公以王命誥

稱於王命

作多士

即衆士

故以

疏

成周至多士

正義曰

成周之邑

或乃名篇

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悵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頑

遷之意史叙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

爲下都遷躬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勢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商王士躬遺多士

皆非民事謂之頑民知是躬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

僚真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

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稱頑民之意經云穆爾遐逝此事目我宗多遜是言從

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邾邾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區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邾邾邾邾在躬畿三分有一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不然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周公致政

明年二月始於新邑洛○惟三月至王士正義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

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

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

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所以致

政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

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謂以告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謂以告

殷遺餘衆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稱天以誅

所順在下至者殷道不至故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

旻天下喪亡於殷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

黜殷命終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

周於帝王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

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與信無聖固治者故惟帝不

我其敢求位惟天不與信無聖固治者故惟帝不

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我周

家下民秉心爲我皆

是天明德○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
可畏之効○順其事而呼之曰汝躬家遺餘之衆
士汝躬家道教不至是夭以躬道不至之故天
喪亡於躬將欲滅躬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
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躬命終我周家於
帝王之事請使我周家代躬爲天子也天既助我
周王故汝衆士來爲我臣由天助我我得爲之非
我小國敢取躬之王命以爲己有此乃天與我惟
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
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
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
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効也亦既得喪
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躬士未服故以天命○
傳頌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躬云之事稱○
以告之○從紂之耳目有身已死○遺餘在者○
成周故告躬遺餘衆○所頌○下○

辭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不至、天不以道下

至、氏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是天者、人

也、稱天以慰下、言天之所慰、慰道至者、也、道不

至、故是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

帝王、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

之命、殺無道之主、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

罰、勅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

重、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

於周、傳天佑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

故、爾多士辭、無所結、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

其故、爾衆士、言其目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

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

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為

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

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

以謹告之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天下至戒是嚮於時

夏不肯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

廢元命降致罰

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曰

跡

我聞至四方

正義曰既言天之功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

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大

至戒以謹告之欲使夏王桀身治改惡為善不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

我改悔已惡而反大於過逸之行。有
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變念無復聽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
罰欲誅桀身也。乃命彼先祖成湯使之成。華夏
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辭
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釋
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遊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
樂也。夏桀為政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
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
明是天下至戒夫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
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
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
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
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
見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佑則當更求賢者

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自成湯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自帝乙已上無不顯明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

祀言能保宗廟社稷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

帝罔不配天其澤

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

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後嗣王樹大無明於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况曰其

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汰罔顧于天顯民以言其

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為勞暴亂其

惟時上帝不保降之若茲大變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惟天不貸不明沛德凡四
下若此大喪亡之誅

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沛德凡四

大國喪誠無非有辭於天疏自成至于罰正義

所罰言皆有闇亂之辭疏曰既言命湯革夏又

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

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

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躬躬家諸

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
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又爲民主在今後嗣王
紂天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
之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乃
復大淫過其法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躬以
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所爲
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

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至社稷，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辭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勤，故言憂念齊勤，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義曰：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斯者，謂天安治之，故那家得治理也。那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王之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亦其德澤於民，配天之于是配天也。號今於民，是布德也。

至亂甚 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紂述其惡，過無虧於天，言其縱心為惡，不長天也。紂能明民為勤，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言其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曰：能明其德，故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喪之。肉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士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闇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闇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紂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躬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文說也。大神奉天。有命曰：割爾告勅于帝。

命命

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矣於牧野告天不顯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

爾王家我適

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予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

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

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

肆不正

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

王若至不正義

曰周公又稱主順而言曰汝殷東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令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誠勿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與之適言已之適周子也他世唯以紂王家事亦於我之道不復

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紂自往
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
所以就於躬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
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
紂故知周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爲神
而勸奉事之勞身步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
傳天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
有命命我周使割絕躬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
所云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頌兵傷士是也前
敵即服故無頌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爲告正武成
正告功成功成無害即是不頌傷也頌兵者昭十
五年左傳文頌折也傳我亦至念法正義曰
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
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
所遣我就躬加大罪者何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
汝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時其遷居西爾

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路邑教誨汝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

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

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

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

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

惟爾知惟躬先人有冊有典躬

革夏命

言汝所親知躬先世有冊書典籍說躬改夏主命之意

今爾又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踰道者其在躬王

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

言我周亦法躬家惟聽用有德予敢率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可也

肆於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惟我循躬故是教汝非我罪然長

命

疏

王曰猷至天命

正義

曰又言曰我以道

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
其今徒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徒汝
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
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
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
親知惟汝躬先人往世卜策書有典籍說躬改
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
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在躬王之庭有
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
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
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躬故事憐
愍汝故徒教汝此徒非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
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 傳以道至誨

汝正義曰猷訓道也故去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

居西也

傳汝無至怨我

正義曰周既伐紂又

誅武庚虜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

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

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

傳言我至用之

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

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

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

將任用之也鄭夫去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

王肅去言商公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

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於舊都後

有德仁用之必矣傳惟此至天命正義曰有

形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棄人我亦一也

小憐愍汝故徙之故汝此故解義之也非經二曰
中尋遷汝來西者非我罪也唯天命也

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

先誅三監後伐奄濟夷民命謂我乃明致天罰

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

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

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疏王曰多士至多

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正義曰王

復言曰衆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
四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
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
教之為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
服事臣我宗周多為順道與汝相教為善永不為
惡也傳昔我至國君正義曰金勝之篇說周

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
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
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遠亦是王來還
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
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
氏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
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
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之所罰罰有罪
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
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逝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
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
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
所以救汝王曰告爾躬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之性命也

時命有申

所以從汝是我不欲殺今然作六師
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

茲浴予惟四方罔攸賓

今我作比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

奔走臣我多為順事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汝多為順事乃

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劓天惟畀矜爾

汝能劓行順事則為天所與為天所憐

爾不克劓爾不啻不有爾土

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汝不能劓順其罰深重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

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

今汝惟是劓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

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

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

疏

王曰告至爾遷

正義曰主又言曰告汝般之多土所以遠徙汝者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

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

無所賓外亦惟為汝眾土所當服行巨事我宗周

多為順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古汝

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苟

行順事夫惟與汝憐汝澆於人乎汝若不能苟行

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

汝身今汝惟是苟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

居為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亨乃由

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苟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

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

傳今汝至有年

白艸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為柔

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劾順居汝新於受邑。汝
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也。之事業也。但於如以
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
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
有幹有年也。主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
洛邑主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
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爾攸居

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

疏

王曰又

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
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
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
我勿非我既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
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立論語注云或
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

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無逸

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

所戒名篇

疏

傳中人之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

雖指戒成主以爲人之大法。成主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

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至君樂皆

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厲

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即以所戒名篇也。

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其美君子之無逸也。

且猶然况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如小

王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相小人厥父母

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乃逸乃諛既誕否則侮厥父

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

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疏周公至聞知正

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義曰周公數美

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在其無逸

稼穡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

稼穡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

遊豫遊戲不叛訪不恭既為以誕父母矣不與
則又侮慢其父母曰音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
君子如此相反主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
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
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
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
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
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
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
在位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為政其無自逸豫
也傳豫穡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
食由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
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為
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怙
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

君子當無逸止言乃謀逸隊者君子之事勞心與
不逸于遊取形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
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矜矜之艱難可以謀心逸
也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
之而其子謂己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
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
小人之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窮
為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
即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己
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諛不
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
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
詭諛則叛詭欺誕不恭之貌昔訓父也自今而道
遠父故為古老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邠
人詩云召彼故老

王中宗

太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戊嚴恪恭敬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為政

畏天命用法以

畏懼不敢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以勤畏

荒怠自安

之故得

壽考

疏

周公至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

之福反之更舉前代之王以天壽為戒周公曰

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顯恭心

勸畏天命用法治民勸身良懼不敢荒怠自安

故中宗之享有勸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

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

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

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形家中世尊其德其

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王法度正義曰

義云嚴威嚴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禮也

然則嚴是威恭是顯勤其在高宗時舊勞

外爰暨小人

武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

作其

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武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然三年不

言言孝行著

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在喪則其惟不言喪

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

嘉靖躬那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

善謀躬國至于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

肆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政亦享國永年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躬王

高宗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太子起其即王之位乃有信然三年不言在喪

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然
荒怠自安善謀躬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
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躬國五十
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傳武丁其至同事
正義曰舊文也在即位之前而言又勞於外知是
其父小乙使之父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
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
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六
子也 躬道雖質不可既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
也 傳武丁起至行著 正義曰以上言父勞於
外爲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 禮
儀也 陰黜也 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
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 禮記喪服四制引書
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也
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十者躬之賢王
也 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躬喪而復興

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而。未
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
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
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
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
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
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
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
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
荒怠。自安。躬家之王。皆是明主。所爲善事。計應略
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
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
善謀。躬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
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
萬人。上及羣臣。言人。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
臣。小大皆無怨王也。

小人

湯孫太甲為王不義及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

作其即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在桐三年

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孺獨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劣立年

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

疏

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於王祖甲初

遭祖喪所言行不義惟亦為王爰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

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寡惇獨故祖甲之享有於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得長

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正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

爲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於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爲下作其即位起也。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湯亂，殷道復興，衰闕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宋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興，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惇，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不劉之還，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政，效安順於

衆民不敢侮慢，獨鯀寡之類，尤可憐。然其言
之，傳大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勤

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之爲政，小大無怨，故亦
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

年。各順其文而爲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
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

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大戊、武丁之下。諸書
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虢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

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
然。虢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禘祖，多矣，或可號

之爲祖，未必祖其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三
功而存其廟也。

其後而立者，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
剛逸，豫無度。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樂之從，言荒淫
樂之從，言荒淫。

其樂謂之耽，樂之從言荒淫。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牧樂之故從長其或子後亦無有能壽考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

損

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

壽

疏

之王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

之勞苦惟耽樂之事則從而爲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

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

王王季克自抑畏

大主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勤天命將說文

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

功以就田功以稼穡之艱難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自朝至于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日中具不遑暇食田以咸和萬民

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

用皆和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

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文王受命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疏周

至十年

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

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

勅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

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

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

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

朝且至於日中及昊尚不遑服食用善政以靖和
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畋政
以已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己以供待之由
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
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大王至父祖正
義曰大王周公曾祖主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
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爲
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
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析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
自抑而不爲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
甲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
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
人之內田功最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
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微懿皆訓爲美
微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
傳分而配之微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

恭配保以美政恭民政民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
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
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
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
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
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
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
昃亦名暍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
食時爲辰日昃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
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
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
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
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爲民故言咸咸
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寧
也游謂遊逸田謂政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因
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共法則文王當以正義

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為政道以待眾國故不敢
樂於遊田文王世為西伯故當為眾國所取法則
禮有田獵而不教者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
非時政獵以為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

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子世子文也於九十
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
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為即位時年四
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身則四十七時
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
者鄭玄云受躬王嗣位之命然躬之末世政教已
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周
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

則其無淫

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所以無敢過於觀遊

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
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

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受之迷亂

于酒德哉以酒爲凶謂之酗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爲德戒嗣王無如之**疏**至德

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

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主當正己身以供待之也以身供待萬

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爲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

以妨廢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湯王受之迷亂國政酗蓄於酒德哉殷紂

積酒爲山以酒爲德由是喪亡於國三當以紂爲
我無得加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
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
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
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
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
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
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
子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
畷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
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
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
事不寬不暇而以爲原王之意而爲辭故言曰耽
以爲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
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勤也
非所以順天曠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

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傳以酒至如之。

正義曰：酏，從酉，以凶為聲，是酏為凶酒之名。故以

酒為凶，謂之酏。酏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

以酏酒為德，飲酒為政，心以凶酒為己德，紂以此

亡。躬戒，嗣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

胥保惠，胥有教誨。

數古之君目，雖君明目，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無或胥譎張為幻。

譎張，誑也。君目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

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

于小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

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以君致亂，正法

亂正法

汝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
 周公至祀
正義
其口詛祝言皆惠其上
曰、周公言而歎曰、我

聞人之言曰古之人雖君明目良、猶尚相訓告以
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目相正如
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幻惑者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
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皆
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
連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
以戒成王使之君目相與養下民也 傳歎古至
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
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
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目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
傳石碯曰自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
使相教誨以義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
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 傳講張至感也

正義曰：請，張誑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於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詐、幻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戎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如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佞，開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聞君所任同己，由己之聞，致此佞人言也。聞君己身有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己有致之。上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為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言皆患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

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周公曰：嗚呼！自躬王中宗及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智明

德以下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勗德。其臨下

告之言，小人怨詈汝者，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則大自勗德，增脩善政。

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

不啻不敢含怒，以周公至含怒，二正義曰：既言罪之言，常和悅。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

者之行，庸公言而歎曰：嗚呼！自躬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

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
言則大自察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
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
人乃欲得歡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
傳其有至善功正義曰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
大自勸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為假言寬
服自勸辛肅本皇作況流滋益用勸德也傳其
以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
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怨也民有愆過則
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詈小人聞之
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
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
不但不敢含怒力欲舉聞之以知己政得失之源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

汝則信之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誣或之

則若

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則如是信護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

不寬緩其心言含怒

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

厥身

信護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

○

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

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罰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如是信護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編急使民之怨若是發成主勿學此也傳則如至含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也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

祭虛實之不寬，被其心言徑，即舍怒也。手肅讀
辟為辟，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視此亂罰之
禍以為戒

尚書注疏卷第十五

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君奭第十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
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

召公

至君奭

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

政今復在目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以告召公

史叙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

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

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

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

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

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

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

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

爲次也案連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

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任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因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二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諱周曰周之支族諱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彙甫謚云召公名奭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二十六國繼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宜為當召公於中

爲十六謬。此篇多言先心有大臣輔政是周公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周公

若曰君奭

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

弗弔天降喪于玆躬既

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言躬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躬躬已墜失其王命我

有同道至已受之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

忱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躬家其始我亦不敢知

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

曰其終出于不祥言躬紂其終墜厥命以出于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斷周公

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留在王朝召公不說周公爲師順古道而呼曰君奭躬道以不至之故故天

下喪亡於躬躬既墜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若不能終與躬無異故祝躬

以爲監戒我不敢獨知殷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也傳廢興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與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殷之興亡言與君與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玄亦然也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命數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我亦弗永遠命不敢安于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弗永遠命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違

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之家不知惟衆人存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

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

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嗣前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

言異於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我留非能

有改正伯欲蹈行先王光入之疏鳴呼至冲子

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主正義曰周公又

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辭也既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禍福難

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惡。若此嗣王人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旦周公自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改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傳歎而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聲之辭。既呼君。與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其意不說。故今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命。孔意當謂天既命爲我當成就周。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復道故不敢不留。

延無德云之是天不可信故我以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

言天不用令釋廢於末主

疏

又曰至受命正義曰原公

又言曰夫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令廢於文王所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傳無德至延久

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

不明解鄭玄人又去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肅去童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寧王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

者即末王也鄭王亦同

既受命

已放桀受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擊

佐湯功至大
天謂致太平
在大申時則有若保衡
太申繼湯時則有如

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在天戊
太甲之孫
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伊陟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墮

祖業故至天之功不墮巫咸治王家言不及二臣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
祖乙躬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平賢賢咸子巫氏
在武丁時則有

若甘盤
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
疏
公曰君爽至甘盤正義曰言時則有若

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
以湯是房之始王故言在昔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大甲在武丁亦言其為天子時有如此臣也
以湯未為天子已得伊

尹言也。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目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平咸。平賢甘盞。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傳伊摯至太平。正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傳太甲至取平。正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目。惟有伊尹。知即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即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此皆

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木甲云、竊王不惠於阿衡、則木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傳太甲之

孫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木甲崩子沃丁立、崩

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

是太戊爲木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

太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木甲之孫也、

傳伊陟至二目、正義曰、伊尹格于皇天、此伊陟

臣扈云、格于上帝、其事既同、知此二臣能率循伊

尹之職、輔佐其君、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

亦不隕墜也、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

作夏社、疑至甲扈、則湯初有百扈、已爲大目矣、不

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

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蒞武子光輔五君、或臣位

事湯而一、太戊也、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

王家則亦 亦是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
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君 傳祖乙至巫氏

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
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大戊之孫
也 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
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 傳高宗

至傳說 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學于
甘盤既乃遜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
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
盤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
言傳說者周公意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
所不言未知其故

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
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

以安治有躬故殷禮能升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百姓

使商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

疏

率惟至百

曰此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躬故躬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禮節也 傳言伊至年所 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且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且之道盡忠竭力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躬使躬王得安治民故躬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天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傳躬禮至禮節正義曰躬能以禮配天故天降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商家百姓豐實家給人足膏子曰食足知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榮辱

實知禮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辟佞

湯至戊十其王人無不持德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

且憂得人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之厥辟

則大且可知王猶秉德憂且況且下得不皆奔走故一人有事

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一人天子也君且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

化服如卜筮無疏王人至是乎正義曰王人謂不是而信之與人爲王言此上所說成湯太

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

服主恐且之不賢尚以爲憂況在且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止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

治其君之事乎君且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

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且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 傳自湯至可知 正義曰王肅

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自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 傳

王猶至君事 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

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

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況其臣下得

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

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一人至信之 正義

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

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

莫不 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

此服八，蓋無不是而信之。公曰君奭天壽

事既未驗言如是則人皆信之。平格保人有那有那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

治有那有那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士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厥亂明我新造邦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士以爲法戒則有

堅固王命其治理足疏公曰君奭天至造邦正以明我新成國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奭

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

那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那言故得安

治也。有那嗣子紂不能平至故天滅士而加之以威。今汝奭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治不平至者滅

士以此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

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格訓至也。

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上言不弔謂道有
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夫壽有平至之君有
至之德列天與之長壽即知中宗高宗之屬身是
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般言有般國
安而民治也有般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
民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以威也。孔傳之意此
經專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
君臣。注云。般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般言是者不
可不法。般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專言臣事。格謂
至於天也。與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
上句言善者興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
明道念上二者故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
是者滅。云念此以爲法戒。則有堅固王命主族必
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
傳自天子及臣。周公說此事者蓋言興滅由人。

我欲平且之君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

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大命於其身請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勤德以受命

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

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虢閔氏號國叔字文王弟天名有若散宜生有若

泰顛有若南宮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爲胥

附奔走先後師公曰君奭至官括正義曰公呼

樂侮之任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大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勸德

以受命 傳在昔至受命 正義曰文王去此未

久伯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乂遠言之割

制謂切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

德者文王既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

天之意故其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

受天命 傳文工至天名 正義曰文王未定天

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

屬已之諸國也僖五年左傳云號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弟也 傳 名叔字凡言人

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秦南宮皆氏天宜生

顛 指皆名也 傳散秦至之任 正義曰詩縣之

卒章稱文王有跡附先後奔奏德禦侮之且毛傳

云率下親上曰跡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舉

曰奔奏武且折衝曰禦侮鄭箋云跡附使跡者親

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且經

歷言 且之名哉知五且佐文王為此佳也此四

事者二目共爲此任非一目當一事也鄭云不及
且此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比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有五賢目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
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

亦溷良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

王文王亦如般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迪見冒
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

聞于上帝惟時受有般命哉言能明文王德蹈
行顯見覆冒下民

彰聞上天惟是故疏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
受有朔之王命既有賢且五人又復言曰我

之賢目猶少無所前往來也人以此道法教文王
以微蔑精妙之德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爲天

所佑文王亦如那家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

昭知天威文王得如此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

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德使蹈行顯見聖賢下

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有那王之命哉言文

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成王傳有五至

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為文王之

辭言文王有五賢目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且既

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

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迪道彝法也葦小也小謂精

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用此

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武

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立亦去葦小也

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

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

故曰先死後既且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此

此

四人皆與武王皆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
殺其敵謂誅紂

稱德

惟此四人明武王之德使

武王至稱德

正義曰文王既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
踏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
皆與其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
此四人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
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
傳文王至四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于
三年方始殺紂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
惟此四人而已庶幾輔相武王踏有天祿初立則
有此志故下句言後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
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
至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
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正義曰單盡稱舉也

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人之力言此四人大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

且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位誕無我責

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與汝

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位即政時汝大無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者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今與汝留

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焉之我周則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

能格于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公言我新還

疏

政成王今任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

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辭如游於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

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即位之時恐其
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汝大無非責我
之留也我望與汝輔王者欲收效無自勉力不及
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降意爲
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况曰其有能
格於皇天者乎傳我新至我留正義曰周公
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
子且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
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
在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能翼贊初基佐成王業
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
冰之游之左傳稱閭敖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
渡之名辭若成王在於大川我往與汝夙其同共
濟渡成王若云從此向川故言往也傳今與至
天乎正義曰王朝之目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
輔成王者正欲收斂敬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

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
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爲之我周家則鳴鳳尚不得
聞知況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使其功格於皇天
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苟造德不降者周公以
己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博言己類言己若退則老
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爲之政無所成
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難聞之
鳥必爲靈瑞之物故以鳴鳳爲鳴鳳孔子稱鳳鳥
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之
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
至固以喻焉則成主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
作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
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
獲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
故以鳴鳳况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
降龍假升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

於天鳳皇乃降此以鳴鳳易致，况格天之難者乎？
記以龍鳳有形，是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
功之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

我受命無疆，惟伏亦大惟艱。

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其當

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告君乃猷裕我。

不以後人迷。

告君改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改。疏曰：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

嗚呼！至人迷。

正義曰：周少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

此謂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

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

我今告君，以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

陸我不用使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傳告君

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竟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公曰：鄭云：召公不說似監急，故令謀於寬裕也。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

度乃悉以命汝矣。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

命。

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

之恤。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

公曰：前至之恤，正義曰：周公又

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法度，乃悉命汝為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也。惟文王聖

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令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傳前人至正矣

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爲汝傳汝以至而已正

義曰勗勉也偶配也稟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

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

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

公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誠信保奭其汝克敬以

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勗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

大不可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甚茲誥予惟曰不戒

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常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

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

惟時二人弗戡

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

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

其沙克勤德明我俊民在讓後

人于丕時

其汝能勤行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
疏公曰君告至丕

時

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文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奭其汝必須能勤以

我之言視於躬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不成慎以躬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

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

其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

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工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勤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

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故至多福。正義

曰：勳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

文武言非文。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武道則不言

鳴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王

之我則能至于今日其政美

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

周家

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

喻

嗚呼

俾。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

之進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

美。由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

事常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

處。其民無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公曰：君子不

召公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戒。公曰：君子不

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我不順若此多誥而

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

疏

公曰君子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

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曰君我不徒惟順如此之事多誥而已欲使汝躬

親行之我惟用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氏

云我亦自用勉勸躬行

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

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惟汝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

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

祇若茲往敬用治

當敬順我比言

自今以往敬

疏

公曰嗚呼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數

用治民職事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

德行亦無有不能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難易

終之實難恐召公不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

汝當以勸順我此言自今以往宜勞用此治民
事成之使行善不懈怠也 傳惟汝至慎終 正
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凡民之德無不
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是是則惟君子
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故戒召公以慎
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復不說故依
違託言民德
以剗切之

蔡仲之命第十九

蔡叔既沒

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

成王也父

卒命子罪

作蔡仲之命

冊書命之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

不相及

字因以

疏

言於國誘竊周公周公因之鄭康至死

正義曰蔡叔與管叔流

名篇

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史叙其事故，作蔡仲之命。傳成王至相及正義曰：編書以世先後爲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王命蔡仲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一年左傳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其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惟周公位冢宰，正百

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

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

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繫

中國之外地名從車
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

齒罪輕故退為衆人三年之後乃
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
蔡仲克庸祚

德周公以為卿士
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
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周公所

內諸侯二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叔之所封圻內
之蔡仲之所封

滄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
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惟周至之蔡
義曰惟周公於武

王崩後其位為冢宰之卿正百官之治攝王政法
天下於時管蔡霍等羣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

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於商就殷都殺之內蔡
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

於庶人若今除名為民三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

齒相次蔡叔之子蔡仲能用敬德周公為畿內諸

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為己之卿士周公善其為人
及蔡叔既卒乃將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為諸
侯也 傳致法至國名 正義曰周禮有掌囚之

官鄭云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拘繫之是為制
其出入不得輒行郭解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為
然不知在何方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

其自生此則徙之郭解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
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是管蔡為國名杜預云管
在滎陽京縣東北 傳罪輕至所滅 正義曰言

羣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以其
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盟勅
此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時霍叔蓋在京

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廷同
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克商平天下封功臣昆
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為庶人奪

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黜蓋復其舊封封為霍

春秋閏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為國君為
晉所滅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惟云封霍
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知之
蔡仲至治事 正義曰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
鄙馬融云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
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
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
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
舉之以為己卿士是為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
云周公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
成王復封之於蔡棠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
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
胡為卿士馬遷說之謬爾傳叙之至戒之 正
義曰仲之所封唯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
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東
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

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王若曰小

子胡

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

惟爾率德改行克

慎厥猷

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行能慎其道歎其賢

肆予命爾侯于

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侯於東土往就

汝所封之國當修己以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子能蓋父所以為惟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

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汝乃行善迹用汝身使可躋迹而法循之能勤

然懈怠以垂法子孫
世世稱頌乃當我意
率乃祖文王之彛彝訓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

言當循文武之常教以父違命為世戒

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天之於心無有親疎惟有

德者則輔佐之民心於上無有常主惟愛已者則歸之

為善不同同歸于

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同而治

亂所歸不殊宜慎其微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

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慎其初

念其終則終用不困窮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

以和兄弟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以蕃屏王室以和協同姓之邦諸侯之道

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汝為

政當安小民之居成小民之業循用大中之道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辯以變亂舊典文章詳乃

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詳審汝視

聽非禮義勿視聽無以邪巧之言易其常度必斷之以義則我一人善汝矣

王曰嗚呼

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

生之國哉無廢棄我命欲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疏

侯于東土正義曰此使之為諸侯於

秦士商不知何爵也世家云秦仲卒子秦伯堯卒子官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秦伯初封即

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傳汝
尚至惟孝。正義曰：忠施於君，孝施於父，子能
蓋父，惟得爲孝，而亦得爲忠者，父以不忠獲，成
罪若能改父之行，蓋父之愆，是爲忠臣也。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成主即政，淮夷奄國，又
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

徙之，以其
數反覆。

作成王政。

爲平淮夷，徙
奄之政，令亡。

成

成王東至
正

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周
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

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
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
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
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傳
成王至反覆。正義曰：洛誥之篇，言周公歸政成
王，至王已下，皆是成王即政，而事編篇，以先後爲

次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
叛王親征之文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作禽伯禽
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曲阜淮
夷徐戎並與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與即
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
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鄭玄謂此伐淮夷與政奄
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於此即云未聞
費誓之篇言淮夷之叛則是重叛明矣多方之篇
貫躬目去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於再至於三若
武王伐紂之後惟攝政三年之一叛正可至於再
而安得至於三乎故知是成王即政又叛也鄭玄
謂踐爲翦翦滅也孔不破字蓋以踐其國即是踐
滅之事故孔以踐爲滅也下篇序云成王既踐奄
而遷其君是滅其奄而徙之以其數反覆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已滅奄而徙其
君及人目之

者於蒲姑蒲姑齊
近中國教化之
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言將

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
公使此而書告令之亡

疏

義曰成王既至作蒲姑

將遷其君於蒲姑之地周公告召公使作策書言

將遷奄君於蒲姑之地史叙其事作將蒲姑之篇

博已滅至化之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
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此

有蒲姑城是蒲姑為齊地也周公遷般頑民於庚

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目於蒲姑為近

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
預云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滄夷之地亦未
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傳言將至之云正義曰禮天子不滅國諸侯有
罪則殺其君而擇立次賢者故知所從者言將徙
不新立之君於蒲姑也上言周公告召公其篇既

王不知告以何事，孔以意卜之，告召公使
爲此策書告令之，不能知其必然否也。

多方第二十

成王歸自奄

代極歸

在宗周誥庶邦

誥以禍福

作多

方多方

衆方天下諸侯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

作費誓主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鎬京

至宗周

正義曰成王歸自伐奄在於宗周鎬京

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禍福威

告天下諸侯國史敘其事作多方傳衆方天下

諸侯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

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焉衆

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

與三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
勸之舊國篇末亦言勸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
尊者以其篇主告勸之諸侯故也。傳周公至錫
京。正義曰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
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
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
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
夷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之奄
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
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
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
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
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爲此故
也。傳言五月還至錫京明此宗周即錫京也。禮記
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
邑也是洛邑亦名宗周。知此是錫京者成王以周

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

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周公曰王若曰

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公以王命順六道告四方稱周小以別王自告惟爾

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殷之諸侯正民者我

大下汝命謂誅紂也言天疏曰周公至不知正義下無不知紂暴虐以取亡曰周公以成王之意

告衆方之諸侯曰我王順大道以告汝四方之國

天下民命誅殺虐紂汝諸侯天下之民無有不知

紂以暴虐取亡欲令其思念之傳周公至自告

正義曰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三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

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主之意也。尊道也。原公以
三命頌大道告四方也。既言四國又言各方見四
方國多也不直言王曰稱周公以別王自告也。王
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錄
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箴王若曰
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
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傳躬之至取云正義
曰諸侯爲民之主民所取正故謂之正。民民以君
爲命死生在君天下之命在於一人。紂言我大黜
下汝之民命正謂武王誅紂也。言天下無不知紂
以暴虐取云欲使思念之。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
今其心棄躬而慕周也。

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

大惟爲王謀天之命不長勑念于祭祀謂夏桀

惟天下至戒於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以譴告之謂災異

民

有夏桀不畏天戒而大其逆豫不肯憂言於民無憂民之言

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乃

爾攸聞

言桀之惡乃汝所聞

疏

洪惟至攸閉正義曰以諸侯心未服周故舉夏殷

爲戒此章皆說桀亡湯興之事言夏桀大惟居天子之位謀上天之命而不能長勤念于祭祀惟天下至戒於夏桀謂下災異以譴告之冥其見災而懼改修政德而有夏桀不畏天命乃大其逆豫不肯憂言於民惟乃自樂其身無憂民之言夏桀乃復大爲淫昏之行不能終竟一日勉於天之道言不能一日行天道也桀之此惡乃是汝之所聞言不虛也傳大惟至災異正我曰上天之命去惡與善凡爲民主皆當謀之恐天捨已而去常須勤念祭祀天所譴告謂下災異天不言故下災異

以謹告責人主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

冥目修政也
釁策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降罰崇

亂有夏因甲子內亂策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夏言殘虐外不憂民

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

之恭洪舒于民言策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惟進恭德而大舒情於治民亦

惟有夏之民叨愆日欽劓割夏邑策洪舒於民故亦惟

有夏之民貪叨愆愆而逆命於是策疏厥圖至夏

日導勸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巨邑正義
曰又言策惡策其謀天之命不能開發於民之所
施政教立謂不能開發善政以施於民策乃大下

罪罰於民重亂有夏之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
因復甲於二者之內爲亂之行桀不能以善道
奉承於衆民無大惟進之恭德而大舒情於民言
桀不能進行恭德而舒情於民桀既舒情於民
故亦惟有夏之民貪饕忿憤而違逆桀命於是桀
日日尊劓殘賊之臣能劓割夏邑者任用之使威
服下民也 傳桀乃至昏甚 正義曰釋詁云崇重
也桀既爲惡政無以悔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
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舌人甲與
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故傳以二事充
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
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
亦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與孔
異也 傳言桀至治民 正義曰民當奉主而責
桀不能善奉於民衆者君之奉民謂設美政於民
也以善奉民當劓以從之不取懈情桀乃無大惟

進於恭德而大舒緩懈惰於治民令民益困而政

益亂也傳桀洪至賊臣正義曰禮記云言悖

而出亦悖而入桀既不憂於民故民亦違逆桀命

為貪饕忿憤之行文十八年左傳云縉雲氏有不

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饕說

者皆言貪財為饕貪食為饕饕即叨也叨饕謂

貪財貪食也忿憤言忿怒違理也民既如此桀無

如之何惟日日尊勦其能剝割夏邑者謂性能殘

賊者任用之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陽

天惟是桀惡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刑殄有夏惟天

大下明美之命於成陽使王天下

不畀純命湯刑絕有夏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天不與桀亦已大

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改多

方之義民為臣而不能長久多享

國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

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乃胥惟虐于民至

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虐非一

大不能開民以疏天惟至克開正義曰天惟桀善言與桀合志惡之故更求民主以代之天乃

大下明美之命於成湯使之代桀王天下乃命湯施刑罰絕有夏惟天不與夏桀亦已大矣天所不

與之者乃惟此桀用汝多方之義民為目而不能長久於多享國故也義民實賢人也夏然不用惟

百桀之所謂恭人衆士者大不能用明道安存享於衆民乃相與惟行暴虐於民至於百端所為言

虐無所不作大不能開民以善其目與桀同惡夏家所以滅亡也傳作桀至己者正義曰作桀

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只同已者以其同已謂之爲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乃

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惟成湯能用

汝衆方之賢大代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

其施政於民民乃勸善其人以至於帝乙罔不明

德慎罰亦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慎輔相無不明

有德慎去刑罰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

釋無辜亦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善開放無罪之

人必無枉縱亦能用勸善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

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

疏

乃惟至之命正義

曰桀殘虐於民乃惟成湯能用汝衆方之賢人大
代夏桀作天下民主陽既爲民主慎其所施政教
於民民乃勸勉爲善其民雖被刑殺亦用勸勉爲
善非徒陽聖後世亦賢自陽至於帝乙皆能成其
王道無不顯用有德畏慎刑罰亦能用勸勉爲善
要察囚情絕戮衆罪亦能用勸勉爲善開放無罪
亦能用勸勉爲善今至於汝君紂反先王之道不
能用汝多方之民享有上天之命由此故被誅滅
以等宜當知之不當更令如紂也傳乃惟至民
主正義曰大代夏者言天位之重陽能代之謂
之大代夏也王肅云以大道代夏爲民主傳陽
慎至刑誅正義曰慎嚴麗者摠謂施政者爾但

下句言刑用勸勸用刑則厥懼之言有賞管謂賞
用勸也但所施政教其事既多非徒刑賞而已舉
事得中民皆勸也政無失刑無濫民以是勸善言
政刑情傳帝乙至勸善正義曰將欲勸罪必
受其要辭察其虛實故言要囚也殄戮多罪罪者
不濫開釋無罪者不枉殺人不縱有罪亦是政刑
情故能用

勸善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

有夏

歎而順其事以告汝衆方非天
用釋棄桀桀縱惡自棄故誅放

非天庸釋

有夏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

辭

非天用棄有夏乃惟汝君紂用汝衆方大爲過
惡者共謀天之命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

見誅

誅

嗚呼至有辭正義曰周公先自歎而復
稱王命云王順其事而言曰以言告人謂

之詰我告汝衆方諸侯非天用廢有夏夏桀縱惡
自棄也非天用廢有殷殷紂縱惡自棄也又指說
紂惡乃惟汝君躬紂用汝衆方之民大為過惡者
共此惡人謀天之命其惡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
見誅滅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

更說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
故天下是喪亡以禍之使天下有

國聖人代之言有國

疏

乃惟至開之 正義曰更
說桀亡之由乃惟有夏桀

明皇天無親佑有德
謀其政不能成於享國所謀皆是惡事故天下是
喪亡以禍之使有國聖人來代之言皇天無親惟
佑有德故以聖君代開主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

湯是夏之諸侯故云有國

厥逸

後王紂逸豫其過
逸言縱恣無度

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

時喪

紂謀其政不契進于善故天惟下是喪亡謂誅滅

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

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

紂非實狂愚以不念善故滅亡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

主罔可念聽

天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真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

可念言無可聽武王

紂

乃惟至念聽正義曰更

服喪三年遠師二年說紂亡之由乃性汝商之後王紂逸豫其過縱恣無度紂謀其為政不能契進於善惟行惡事天惟下是喪亡以禍之惟聖人

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

紂雖狂愚真其念善也計紂為惡早應誅滅天惟以成湯之故故積五年須待閑暇湯之子孫縱緩多年真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

念言無可聽由是天始改意故誅滅之 傳惟聖
至滅亡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為狂狂
必不能為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
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者方言天
須暇於紂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實
也謂之為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為狂豈能念善
中人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
舉狂聖極善惡者言之 傳天以至二年 正義

曰湯是創業聖主理當祚胤長遠計紂未死五年

之前已合喪滅但紂是湯之子孫夫以湯聖人之
故故五年須待閉暇湯之子孫與其改悔能念善

道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所為皆惡事無可念
者言皆惡言無可聽者由是天始滅之五年者以

武王討紂初立即應伐之故從武王初立之年數
至伐紂為五年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

亡服喪三年未得征伐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
津十三年方始殺紂從六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
然服喪三年遠師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
須暇之者以勢紂惡盈久合誅滅逢文王未暇
行師蕪之示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
爾其實非天不知紂狂妄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
德延此歲年也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

求汝衆方之賢者大動紂以惟爾多方罔堪顧
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衆方之中無堪顧
天之道者惟我周王善

奉於衆言以仁或得人心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言周文武能
堪用德惟可

以主神天之祀任天王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那人卬尹

爾多方

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命以正汝衆方之諸侯

疏

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以紂惡之故將選人代之惟求賢人於汝衆方大動紂以威誅去

紂也開其有德能顧天之者欲以紂惟汝衆方之君悉皆無德無堪使天顧之惟我周王善奉於

衆能以仁政得人心文武能堪用德惟可以主神天之祀任作天子也天惟以我用德之故故教我

使用美道大與我殷王之命命我代殷爲王立汝衆方諸侯言天授我以此位也傳天惟至代者

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賢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誅殺紂也天意復開其能顧天

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同言天顧

文云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人沙顧矣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罔堪顧之謂

頤頤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使天頤之傳以頤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傳天以至諸侯

正義曰周以能行美道乃得天頤發言大用教我美道者人之美惡何事非天由為美道為所頤以美歸功於天言教我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用美道故得當天意也

降爾四國民命

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

之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汝何不以誠信行寬裕之道於汝衆

方欲其戒四國崇和協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今爾尚宅爾宅畋

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今汝躬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

民皆尚得政汝故田汝何不順
從王政廣天之命而自懷疑乎
爾乃迪屢不靜

爾心未愛

汝所蹈行數爲不安
汝心未愛我周故

爾乃不大宅天

命爾乃屑播天命

汝乃不大居
是汝乃盡播棄天命

爾乃自

作不典圖忱于正

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
乃自爲不常謀信于正道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我惟
汝如

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評以
文詰其戰要囚之謂討其倡亂執其朋黨
至于再至

于三

再謂三監唯夷叛時三謂成王
再政二叛言迪屢不靜之事

乃有不用我

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我教告戰要囚汝已
至再三汝其有不用

我命我乃天下誅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

乃惟爾自速辜

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
非我惟故自召罪以取誅

於

今我至速辜正義曰今我何敢多以言誥告
於彼衆而已我惟大下黜故管蔡商奄四國之

君也民命謂民以君爲命謂誅殺四國之君也我
已殺汝四國君矣汝何不以誠信之心行寬裕之
道於汝衆方諸侯欲今懲創四國務崇和協言汝
衆方諸侯何不崇和協相親近大顯見治道於我
周王以享受上天之命而執心不安乎今爾躬之
諸侯尚得居汝常居自民尚得收汝故田其安樂
如此汝何得不順從王政以廣大天之命而自懷
疑乎汝乃復所蹈行者數爲不安時或叛逆是汝
心未愛我周家故也汝乃不大居安天命異汝乃
欲盡播棄天命汝不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是汝

乃自爲此不常謀信於正道言其心不常謀正道
故爲背違之心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之故
其以言辭教告之我惟汝如是不誠信於正道之
故其用戰伐要察囚繫之由汝數爲不信故我教
告汝戰伐要囚汝至於再至於三以教告汝戰伐
要囚汝已至再三如今而後乃復有不用我命者
我乃其大罰誅之言我更將殺汝也非我有周執
德不安數設誅罰乃惟汝自召罪也此章反覆殷
勤者恐其更有叛逆故丁寧戒之傳今我至之
君正義曰今我何敢多爲言語而已實殺其君
非徒口告管蔡商奄皆爲叛逆受誅故今因奄
重叛而追說前事言下四國民命王肅以四國
爲四方之國言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
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此不同
疎遠周室不肯以治一功故責之顧氏云彼東方

諸侯何不常和協相親近尤顯見治道於我周王
以享上天之命而今何以不自安乎傳今汝至
疑乎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以諸侯之
國應隨躬降黜今汝躬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
臣民之政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從
我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
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民
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
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傳汝未至正道正義曰事君無二臣之道為人
臣者常宜信之汝未愛我周家播棄天命汝數為
叛逆是汝乃自為此不常謀信於正道傳我
至朋黨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
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
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傳
當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亦謀信於正道

故其教告之謂評以文辭評告也告以文辭數其
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
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
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傳
再謂至之事正義曰以伐紂為一故再謂也此
之初三監與維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
言上迪屢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既且躬
不靜之事

多士

王歎而以道告彼衆方與躬多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躬衆士今汝越
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

惟有疋月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於惟有相
長事小大

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能用法欲其皆守法

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說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明是汝惟

能勤汝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

職事位汝庶幾不自忌入於凶德亦則用敬敬常在汝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汝能使我閱具于汝民而以汝

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洛邑庶幾長力畋天惟界

汝田矣言維遷徙而以修善得反於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

周惟其大大賜汝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言受多福之祚

在大僚

非但受憐賜又乃蹈大道在大僚

庶幾修政事有所服行在大官

王

嗚呼猷至大僚

正義曰主言而歎曰嗚呼我以

道告汝在此所有四方之多士謂四方之諸侯

與勗之衆士謂頑民遷成周者因告四方諸侯

告成周之人徧使諸侯知之此章皆告成周之人

辭也今汝成周之人奔走勤事且我周之監成周

者五年無罪過則聽汝還本土於惟有相長事謂

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有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

也小大衆正官之人自爲不和汝衆官等自當和

之哉汝等親近室家不相和親汝亦當和之哉汝

邑內之人若能明於和睦之道汝惟能勤於汝之

職事言是其效之使然汝能庶幾不自相怨忌入

於凶德言能不入於凶德亦則思勗勗之道常在

汝之職位不黜退也汝若能善相教誨使我簡閱

於汝色善善之也以汝所謀於大則汝乃用是洛

臣庶幾得人心本士長得勤心故曰汝能修善天
惟與汝隣也其有周惟其六貴賜汝汝非但受
賞而已其有蹈大道者得在王廷被任月庶幾故事
有所服行在於大官恐其心未服故一舉勸誘之傳王
歎至多士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躬多士則此二者非
一人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
與躬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
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躬多士也傳監謂
至本土正義曰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成成周之
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躬家衆
士也五年再闋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
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傳於惟至用
法正義曰胥相也庶長也顧氏以相長事即
大衆正官之人也傳汝庶至汝位正義曰手
順爲善德怨惡爲凶德忌謂自怨忌上言自作不
和是怨忌也釋訓云穆穆也此戒小大正官之

人故云勸勸常在汝位。傳汝能至邑里。正義曰。閔謂簡閱其事觀其具足以否。故言閱具於汝邑介大也。以汝所謀爲大善其治理聽遠本國也。是由在洛邑修善得反其邑里。王肅云。自無成雖五年亦不得反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於我

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王歎而言

曰衆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

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逝爾土

若爾乃爲遷稼頗辟大矣王命

則惟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天罰離之汝土將上迷徙之

疏

王曰嗚呼至爾上正義曰王

言而歎曰嗚呼成周之衆士也若不能勸勉信用
我之執命汝則惟不能多受于福祚矣凡民惟曰
不享於汝矣汝乃惟為逸豫樂為顛溺遠棄
三命則惟汝多方自承天之威刑我則致天之罰
於汝身將遠徙之使離遠汝之本土傳王數至
祚矣正義曰勸信我命勸勉而信順之凡民亦
惟曰不享於汝祚矣言民亦不願彼之子孫長久
矣傳若爾至徙之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
得謂之多方此蓋意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
使知亦如康誥王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
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
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祇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哉

又曰時惟

初不克苟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是惟汝初不
能苟于和道故誅汝

汝無我怨解所以

疏

王曰我至我怨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戒汝者不惟多爲

弄三加誅之意

言誥汝而已惟告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則凶汝命吉凶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取之則無於我有怨傳又誥至之意正義曰又誥者更言王意又謂汝曰也以上王誥已終又起別端故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告之辭直稱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又云

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王又復言曰也